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何武

武字君公，蜀郡郫人。元帝初，以射策甲科爲郎。永光初，遷鄠令，免。河平末，舉賢良方正，對策拜諫大夫，遷揚州刺史。陽嘉初，入爲丞相司直，拜清河太守，免。元延中，徵爲諫大夫，遷兗州刺史，入爲司隸校尉，徙京兆尹，左遷楚內史，遷沛郡太守，復入爲廷尉。綏和初，代孔光爲御史大夫，改大司空，封氾鄉侯，免。元壽初，復徵爲御史大夫，徙前將軍。平帝初，坐與公孫祿互相稱舉，免。尋爲王莽所誣，自殺，謚曰刺侯。

上封事薦辛慶忌

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亡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設，則亡以

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義修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敵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應加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在爪牙官以備不虞漢書辛慶忌傳時數有災異丞相司直何武上封事

上書薦傅喜

喜行義修絜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以閒廉頗漢散萬金以疏亞夫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漢書傅喜傳哀帝即位喜爲右將軍傅太后不欲令喜輔政上於是賜喜以光祿大夫養病大

司空何武尚書令唐林皆上書言

奏置三公官

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漢書朱博傳

奏置州牧

古選諸侯賢者以爲州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廣聰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牧伯之位，秉一州之統，選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失位次之序。臣請罷刺史，更置州牧，以應古制。漢書朱博傳，何武爲大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

奏請內史如都尉

往者諸侯王斷獄治政，內史典獄事，相總紀綱輔王，中尉備盜賊，今王不斷獄與政，中尉官罷，職幷內史，郡國守相委任，所以壹統信安百姓也。今內史位卑而權重，威職相踰，不統尊者難以爲治，臣請相如太守，內史如都尉，以順尊卑之序，平輕重之權。（漢書何武傳：武爲御史大夫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制曰可，以內史爲中尉。）

華陰守丞嘉

嘉，史不著其姓，元帝時，爲華陰守丞。

上封事薦朱雲

治道在於得賢，御史之官，宰相之副，九卿之右，不可不選。平陵朱雲，兼資文武，忠正有智略，可使以六百石秩試守御史大夫，以盡其能。（漢書朱雲傳）

朱雲

雲字游，魯人，居平陵。元帝時，爲博士，遷杜陵令，坐故縱亡命，會

敍舉方正、孫槐里令、下獄減死、孫城旦、成帝世不復仕、年七十餘終於家、

上疏劾韋玄成

丞相韋玄成容身保位亡能往來、漢書朱雲傳

侯應

應建昭中、爲郎中、

對問罷邊備事狀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

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㠯罷外城，省亭隧，今裁足㠯候望通𤓰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敎，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尙建關梁㠯制諸侯，所㠯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㠯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㠯來百有餘年，非皆㠯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

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㠯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㠯保塞守御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㠯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漢書匈奴傳下呼韓邪單于上書請罷邊備塞吏卒天子下其議議者皆㠯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㠯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云云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

薛宣

宣字贛君東海郯人元帝時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史後㠯大司農斗食屬察廉補不其丞復察廉爲樂浪都尉丞舉茂材爲宛句令遷長安令成帝即位補御史中丞出爲臨淮太守徙陳留太守陽朔初爲左馮翊歷少府拜御史大夫鴻嘉初代張禹爲丞相封高陽侯永始中罷歸後徵加特進哀帝初免爲庶人

上疏言吏多苛政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流至眾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懽，九族忘其親親之恩，飲食周急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鬲，和氣不興，未必不由此也。詩云：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敕，使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焉。漢書鮑宣傳

奏免張放

放驕蹇縱恣，奢淫不制，前侍御史修等四人奉使至放家，逐名捕

賊時放見在，奴從者閉門設兵弩射吏，距使者不肯內。知男子李游君欲獻女，使樂府音監景武強求不得，使奴康等之其家，賊傷三人。又以縣官事怨樂府游徼莽，而使大奴駿等四十餘人群黨盛兵弩，白晝入樂府，攻射官寺，縛束長吏子弟，斫破器物，宮中皆奔走伏匿。莽自髡鉗，衣赭衣，及守令史調等，皆徒跣叩頭謝放，放乃止。奴從者支屬並乘權勢為暴虐，至求吏妻不得，殺其夫，或恚一人妄殺其親屬，輒亡入放第，不得幸得。勿治。放行輕薄，連犯大惡，有感動陰陽之咎，為臣不忠首罪，名雖顯前蒙恩，驕逸悖理，與背叛無異，臣子之惡，莫大於是，不宜宿衛在位。臣請免放歸國，以銷眾邪之萌，厭海內之心。漢書張湯附傳丞相宣御史大夫方進奏

奏事

漢興以來，深考古義，惟萬變之備，於是制宮室出入之儀，正輕重之罰。故司馬殿省門闥至五六重，周衛擊刁斗，近臣侍側，尚不得

若鉤帶入房，防未然也。陛下聖德純備，海內晏然，此國家之明御，必前後衛虎賁。御覽二百四十一、二百三十八、三百五十四並引漢名臣奏丙丞相魏相奏

茂陵寢上食日，玄鳥來集，吐所含大豆，紫黑色，翩翩殿上，此陛下示與天無極，天下幸甚。藝文類聚九十九引漢名臣奏丙丞相薛宣奏

手自牒書封與高陵令陽湛

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得為君分明之。漢書薛宣傳

移書責櫟陽令謝游

告櫟陽令，吏民言令治行煩苛，適罰作使千人以上，賊取錢財數十萬，給為非法，賣買聽任富吏，賈數不可知。證驗以明白，欲遣吏考案，恐負舉者，恥辱儒士，故使掾平鐫令。孔子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令詳思之，方調守。漢書薛宣傳

移書勞勉潁陽令尹賞粟邑令薛恭

昔孟公綽優於趙魏而不宜滕薛故或以德顯或以功舉君子之道焉可憮也潁縣各有賢君馮翊垂拱蒙成願勉所職卒功業（漢書薛宣傳）

移書池陽追署廉吏王立

縣所舉廉吏獄掾王立家私受賕而立不知殺身以自明立誠廉士甚可閔惜其以府決曹掾書立之柩以顯其魂府掾史素與立相知者皆予送葬（漢書薛宣傳池陽令舉廉吏獄掾王立府未及召聞立受囚家錢宣責讓縣縣案驗獄掾迺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獄掾實不知掾慙懼自殺宣聞之移書池陽）

下賊曹掾張扶教

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繇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眾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壹笑相樂斯亦可矣（漢書薛宣傳至日休吏賊曹掾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

諸葛豐

豐字少季，琅邪人，元帝時，除御史大夫屬，擢司隸校尉，加秩光祿大夫，左遷城門校尉，免爲庶人。

上書謝恩

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爲司隸校尉，未有以自效，復秩臣爲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塡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使四方明知爲惡之罰，然後卻就斧鉞之誅，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相爲，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

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爲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勉處中和順經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淸宴唯陛下裁幸（漢書諸葛豐傳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上不許）

復上書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於弟叔武弟而殺於兄夫以四子之行屈平之材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爲衆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漢書諸葛豐傳）

朱博

博字子元杜陵人元帝時爲亭長遷功曹歷大常掾察廉補安陵丞後去官入京兆歷曹史列掾出爲督郵書掾後爲郡功曹

成帝即位除櫟陽令徙雲陽平陵入爲長安令遷冀州刺史徙
幷州刺史護漕都尉遷琅邪太守入爲左馮翊拜大司農左遷
犍爲太守徙山陽太守病免復徵爲光祿大夫遷廷尉進後將
軍坐王立事免哀帝即位起爲光祿大夫遷京兆尹超拜大司
空遷御史大夫代孔光爲丞相封陽鄉侯坐承傅太后指奏事
下獄自殺

上書讓封邑

故事封丞相不滿千戶而獨臣過制誠慙懼願還千戶（漢書朱博傳博封陽鄉侯食邑二千戶博食邑讓）

奏復置御史大夫

帝王之道不必相襲各繇時務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
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
歷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未獲嘉祐故

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爲丞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官可罷復置御史大夫遵奉舊制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漢書朱博傳博爲大司空奏言

奏復置刺史

漢家至德溥大宇內萬里立置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部九歲舉爲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秩卑而賞厚咸勸功樂進前丞相方進奏罷刺史更置州牧秩眞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弟補其中材則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姦軌不禁臣請罷州牧置刺史如故漢書朱博傳

奏封事免孔光傳喜

丞相光志在自守不能憂國大司馬喜至尊至親阿黨大臣無益

政治。漢書朱博傳

奏免師丹爵邑

前高昌侯宏首建尊號之議而爲丹所劾奏免爲庶人時天下衰粗委政於丹丹不深惟褒廣尊親之義而妄稱說抑貶尊號虧損孝道不忠莫大焉陛下仁聖昭然定尊號宏以忠孝復封高昌侯丹惡逆暴著雖蒙赦令不宜有爵邑請免爲庶人 漢書師丹傳博遷爲丞相復與御史大夫趙玄奏言

奏免傅喜何武爵土

喜武前在位皆無益於治雖已退免爵土之封非所當得也請皆免爲庶人 漢書朱博傳傅太后怨傅喜不已風丞相令奏免喜侯即并奏

奏免王莽爵土

莽前不廣尊尊之義抑貶尊號虧損孝道當伏顯戮幸蒙赦令不宜有爵土請免爲庶人 漢書王莽傳上

出敎主簿

贛老生不習吏禮主簿且敎拜起閑習通止漢書朱博傳博遷琅邪太守齊之門下掾贛遂皆老大儒敎授數百人拜起舒遲博出敎主簿

敎功曹

官屬多褒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今掾史衣皆令去地三寸漢書朱博傳

口占檄文

府告姑幕令丞言賊發不得有書檄到令丞就職游徼王卿力有餘如律令漢書朱博傳

移游徼王卿書

王卿受公甚效檄到齎伐閱詣府部掾已下亦可用漸盡其餘矣漢書朱博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七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王嘉

嘉字公仲，平陵人，元帝時，以明經射策甲科爲郎，坐事免，建昭中，除光祿掾，察廉爲南陵丞，復察廉爲長陵尉，鴻嘉中，舉敦朴，超遷太中大夫，出爲九江河南太守，徵拜大鴻臚，徙京兆尹，建平中，遷御史大夫，代平當爲丞相，封新甫侯，元壽元年下獄死，元始四年，追謚曰忠侯。

上疏請養材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材難不其然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盡賢，天子爲擇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

尚坐事繫文帝感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罪拜爲雲中太守何
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肉以安張敞爲京
兆尹有罪當免黠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冤使者覆獄劾
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爲冀州刺
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
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爲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
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
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
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
全下材懷危內顧壹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
持其微過增加成罪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眾庶知其易
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民臨難莫
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

不爲縱遊使者賜金尉厚其意誠以爲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壹解故事尚書希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有敢告之字迺下唯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闊略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者召盩厔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不愛其死臨事倉卒迺求非所以明朝廷也漢書王嘉傳

諫封董賢等封事

竊見董賢等三人始賜爵衆庶匈匈咸曰賢貴其餘并蒙恩至今流言未解陛下仁恩於賢等不已宜暴賢等本奏語言延問公卿大夫博士議郎考合古今明正其義然後乃加爵土不然恐大失

衆心、海內引領而議、暴下其事、必有言當封者、在陛下所從、天下雖不說、咎有所分、不獨在陛下、前定陵侯淳于長初封、其事亦議、大司農谷永吕長當封、衆人歸咎於永、先帝不獨蒙其譏、臣嘉、臣延、材駑不稱、死有餘責、知順指不迕、可得容身須臾、所不敢者、恩報厚恩也。漢書王嘉傳哀帝欲封董賢等於是嘉與御史大夫賈延上封事言

因日食舉直言復奏封事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敖佚欲有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是吕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弒君、子弒父、父子至親、失禮忿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

人使民以時孝文皇帝循行此道海內蒙恩為漢太宗孝宣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眾謝示平惡偏重失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憂以府臧內充實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過道上稱頌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即位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繒而已

共皇寢廟，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長安廚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賈震動，道路讙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菀，而以賜賢二千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亂陰陽，災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己之所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

罪辜亂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漢書王嘉傳後數月日食舉直言嘉復奏封事於是上寖不說

因大赦奏薦梁相鞫譚宗伯鳳封事

相等明習治獄相計謀深沈譚頗知雅文鳳經明行修聖王有計功除過臣竊為朝廷惜此三人漢書王嘉傳初廷尉梁相治東平王雲獄疑冤奏欲覆治尚書令鞫譚僕射宗伯鳳以為可許制詔免相等皆為庶人後數月大赦嘉奏封事薦云云書奏上不能平

諫益封董賢等封事

臣聞爵祿土地天之有也書云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王者代天爵人尤宜慎之裂地而封不得其宜則衆庶不服感動陰陽其害疾自深今聖體久不平此臣嘉所內懼也高安侯賢佞幸之臣陛下傾爵位以貴之單貨財以富之損至尊以寵之主威已黜府臧已竭唯恐不足財皆民力所為孝文皇帝欲起露臺重百金之費克己不作今賢散公賦以施私惠一家至受千金往古以來貴臣

未嘗有此，流聞四方，皆同怨之。里諺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臣常爲之寒心。今太皇太后㠯永信太后遺詔，詔丞相御史益賢戶，賜三侯國，臣嘉竊惑。山崩地動，日食於三朝，皆陰侵陽之戒也。前賢已再封，晏商再易邑，業緣私橫求，恩已過厚，求索自恣，不知厭足，甚傷尊卑之義，不可㠯示天下，爲害痛矣。臣驕侵罔，陰陽失節，氣感相動，害及身體。陛下寢疾久不平，繼嗣未立，宜思正萬事，順天人之心，㠯求福祐，柰何輕身肆意，不念高祖之勤苦垂立制度，欲傳之於無窮哉。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謹封上詔書，不敢露見，非愛死而不自法，恐天下聞之，故不敢自效。愚戇數犯忌諱，唯陛下省察。漢書王嘉傳，傅太后崩，上因託傅太后遺詔，令成帝母王太后下丞相御史益封賢二千戶，及賜孔鄉侯、汝昌侯、陽新侯國。嘉封還詔書，因奏封事諫上及太后。

遣將行邊對

臣聞動民㠯行不㠯言，應天㠯實不㠯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詐，況

於上天神明而可欺哉天之見異所以敕戒人君欲令覺悟反正推誠行善民心說而天意得矣辯士見一端或妄以意傅著星麻虛造何奴烏孫西羌之難謀動干戈設爲權變非應天之道也守相有舉車馳詣闕交臂就死恐懼如此而談說者云動安之危辯口使耳其實未可從夫議政者苦其諂諛傾險辯慧深刻也諂諛則主德毀傾險則下怨恨辯慧則破正道深刻則傷恩惠昔秦繆公不從百里奚蹇叔之言以敗其師悔過自責疾詿誤之臣思黃髮之言名垂於後世唯陛下觀覽古戒反覆參考無以先入之語爲主漢書息夫躬傳躬建言星變可遣大將軍行邊勅一郡守以厭應變異上然之以問丞相丞相嘉對上不聽

下詔獄對詰

案事者思得實竊見相等前治東平王獄不以雲爲不當死欲關公卿示重慎置驛馬傳囚勢不得踰冬月誠不見其外內顧望阿附爲雲驗復幸得蒙大赦相等皆良善吏臣竊爲國惜賢不私此

三人。漢書王嘉傳上使將軍㠯下與五二千石雜治吏詰問嘉嘉對

幸得充備宰相不能進賢退不肖㠯是負國死有餘責。漢書王嘉傳吏稍侵辱嘉嘉喟然仰天歎曰云云

賢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進惡高安侯董賢父子佞邪亂朝而不能退罪當死死無所恨。漢書王嘉傳吏問賢不肖主名嘉曰云云　案此三條皆是口對而下文云死後上覽其對知其時錄于簡牘故宜編入

師丹

丹字仲公琅邪東武人元帝時舉孝廉為郎遷博士免成帝初州舉茂材復補博士出為東平王太傅入為光祿大夫丞相司直給事中歷少府光祿勳侍中太子太傅哀帝即位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領尚書事代王莽為大司馬封高樂侯徙大司空免平帝即位徵詣公車復賜爵關內侯尋封義陽侯卒謚曰節侯有集三卷。

上書言封丁傅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家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皆貴寵。封舅為安陽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復曾不能牢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之過。間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理，陰陽溷濁之患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己，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違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己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胏附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

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於海濱。恐嫌於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漢書師丹傳

建言限民田奴婢

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然後治迺可平。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俞困。蓋君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然所以有改者。將以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漢書食貨志。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

劾奏董宏

宏知皇太后至尊之號。天下一統。而稱引亡秦以為比喻。詿誤聖朝。非所宜言。大不道。漢書師丹傳。高昌侯董宏上書言宜立定陶共王后為皇太后。事下有司。時丹以左將軍與大司馬王莽共劾奏

共皇廟議

聖王制禮取法於天地故尊卑之禮明則人倫之序正人倫之序正則乾坤得其位而陰陽順其節人主與萬民俱蒙祐福尊卑者所㠯正天地之位不可亂也今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㠯定陶共皇爲號者母從子妻從夫之義也欲立官置吏車服與太皇太后並非所㠯明尊卑亡二上之義也定陶共皇號謚已前定義不得復改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㠯天子其尸服㠯士服子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明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孝成皇帝聖恩深遠故爲共王立後奉承祭祀令共皇長爲一國太祖萬世不毀恩義已備陛下既繼體先帝持重大宗承宗廟天地社稷之祀義不得復奉定陶共皇祭入其廟今欲立廟於京師而使臣下祭之是無主也又親盡當毀空去一國太祖不墮之祀而就無主當毀不正之禮非所㠯尊

厚共皇也。漢書師丹傳郎中令泠褒黃門郎段猶等奏言宜爲共皇立廟京師上復下其議有司皆以爲宜如褒猶言丹議

孫寶

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爲郡吏。成帝初。署御史大夫主簿。拜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遷爲益州刺史。免。復拜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拜廣漢太守。徵爲京兆尹。哀帝即位。徵諫大夫。遷司隸。忤傅太后下獄。復官。以理鄭崇事。免爲庶人。徵光祿大夫。平帝即位。拜大司農。尋免。

上書理鄭崇

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埶。以塞視聽之明。案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家。爲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漢書

孫寶傳

陳咸

咸字子康沛郡相人元帝時爲郎遷左曹擢御史中丞以忤石顯下獄髡爲城旦成帝即位補大將軍長史遷冀州刺史徵爲諫大夫歷楚內史北海東郡太守免起爲南陽太守徵入爲少府免尋舉方正爲光祿大夫給事中免已憂死

移敕郡長史書

郎各欲求索自快是一郡百太守也何得然哉（漢書陳萬年傳咸爲南陽太守公移敕書）

與陳湯書

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漢書陳萬年傳）

鄭朋

朋會稽人初元中待詔金馬門拜黃門郎

奏記蕭望之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歡喜，咸曰：將軍其人也。今將軍規橅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修農圃之疇，畜雞種黍，俟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興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鍔，奉萬分之一。漢書蕭望之傳

胡常

常，清河人，師事尹更始，元帝時議郎，鴻嘉中，爲青州刺史。

與翟方進書

竊聞政令甚明，爲京兆能，則恐有所不宜。漢書翟方進傳

平當

當字子思梁國下邑人居平陵元帝時爲大行治禮丞補大鴻臚文學察廉爲順陽長栒邑令成帝時爲博士給事中遷丞相司直左遷朔方刺史徵爲太中大夫給事中遷長信少府丞始中爲大鴻臚元延初爲光祿勳左遷鉅鹿太守後爲騎都尉領河隄哀帝初徵爲光祿大夫建平二年遷諸吏散騎光祿勳拜御史大夫代朱博爲丞相

上書請復太上皇寢廟園

臣聞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三十年之間道德和洽制禮興樂災害不生禍亂不作今聖漢受命而王繼體承業二百餘年孜孜不怠政令清矣然風俗未和陰陽未調災害數見意者大本有不立與何德化休徵不應之久也禍福不虛必有因而至者焉宜深迹其道而務修其本昔者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峻德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孝

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旣成文武之業而制作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㠯子臨父故推而序之上極於后稷而㠯配天此聖人之德亡㠯加於孝也高皇帝聖德受命有天下尊太上皇猶周文武之追王太王王季也此漢之始祖後嗣所宜尊奉㠯廣盛德孝之至也書云正稽古建功立事可㠯永年傳於亡窮 漢書平當傳

奏劾翟方進

方進國之司直不自敕正㠯先羣下前親犯令行馳道中司隸慶平心舉劾方進不自責悔而內挾私恨伺記慶之從容語言㠯詆欺成罪後丞相宣㠯一不道賊請遣掾督趣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勳自奏暴於朝廷今方進復舉奏勳議者㠯為方進不㠯道德輔正丞相苟阿助大臣欲必勝立威宜抑絕其原勳素行公直姦人所惡可少寬假使遂其功名 漢書翟方進傳

奏求治河策

九河今皆寘滅，案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眾不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漢書溝洫志：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

樂議

漢承秦滅道之後，賴先帝聖德，博覽兼聽，修廢官，立太學，河閒獻王聘求幽隱，修興雅樂以助化。時大儒公孫弘、董仲舒等皆以為音中正雅，立之大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宮，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以風諭眾庶，其道無由。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今瞧等守習孤學，大指歸於興助教化。衰微之學，興廢在人。宜領屬雅樂，以繼絕表微。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河閒區區小國藩臣，以好學修古，能有所存，民到於今稱之，況於聖主廣被之資，修起舊文，放鄭近雅，述而不作，信

而好古，於以風示海內，揚名後世，誠非小功小美也。漢書禮樂志，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曄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云云，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烏程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翟方進

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師事尹更始，爲太守府小史，元帝末，射策甲科爲郎，成帝初，舉明經，遷議郎，河平中，轉博士，陽朔中，遷朔方刺史，鴻嘉中，入爲丞相司直，除京兆尹，永始中，拜御史大夫，左遷執金吾，代薛宣爲丞相，封高陵侯，綏和二年，以星變賜死，謚曰恭侯。

劾陳慶

案慶奉使刺舉大臣，故爲尚書，知機事周密壹統，明主躬親不解，慶有罪未伏誅，無恐懼心，豫自設不坐之比，又暴揚尚書事，言遲疾無所在，虧損聖德之聰明，奉詔不謹，不敬，臣謹以劾。漢書翟方進傳

奏劾涓勳

臣聞國家之興尊尊而敬長爵位上下之禮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爲起在輿爲下羣臣宜皆承順聖化以視四方勳吏二千石幸得奉使不遵禮儀輕謾宰相賤易上卿而又詘節失度邪讇無常色厲內荏墮國體亂朝廷之序不宜處位臣請下丞相免勳漢書翟方進傳

奏免陳咸逢信

咸與逢信邪枉貪汙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進忠正身內自知行辟無功效而官媚邪臣欲以徼幸苟得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漢書翟方進傳方進新爲丞相陳咸內懼不安乃亡何方進奏

咸前爲郡守殘酷毒螫加於吏民主守盜受所監而官媚邪臣陳湯以求薦舉苟得無恥不宜處位漢書陳萬年傳案此即前奏互有刪節故並載之

復奏免陳咸

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徼幸，有司莫敢舉奏，冒濁苟容，不顧耻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漢書翟方進傳後二歲詔舉方正直言之士紅陽侯立舉咸對策拜爲光祿大夫給事中方進復奏云云有詔免咸勿劾立

劾紅陽侯王立

立懷姦邪，亂朝政，欲傾誤要主上，狡猾不道，請下獄。漢書翟方進傳

復奏王立黨友

立素行積爲不善，眾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僑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

酷虐、苛刻慘毒目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哲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奸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鸇之逐鳥爵也。翅翮雖傷不避也。貴戚強黨之眾誠難犯、犯之眾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閎咸歸故郡、目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漢書翟方進傳)

薦薛宣

宣明習文法、練國制度、前所坐過薄、可復進用。(漢書薛宣傳　初宣爲丞相而翟方進爲司直、後竟代爲丞相、思宣舊恩、後二歲薦宣云云)

立嗣議

定陶王宜弟之子、禮曰、昆弟之子猶子也、爲其後者爲之子也。定

陶王宜爲嗣。漢書孔光傳綏和中議中山定陶王誰宜爲嗣者方進王根以爲

淳于長小妻迺始等坐罪議

令犯法者各以法時律令論之明有所訖也長犯大逆時迺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迺弃法於法無以解請論。漢書孔光傳丞相方進大司空何武議

翟義

義字文仲方進少子成帝時爲郎稍遷諸曹出爲南陽都尉後坐法免哀帝時起爲弘農太守遷河內太守青州牧平帝時徙東郡太守莽居攝據郡舉兵立東平王雲子信爲帝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兵敗破擒夷三族

移檄郡國

莽鴆殺孝平皇帝矯稱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討。漢書翟方進傳

莽毒殺平帝攝天子位欲絕漢室今共行天罰誅莽。漢書王莽傳上

范延壽

延壽字子路。安成人。爲北海太守。河平二年。代何壽爲廷尉。八年卒。見百官公卿表

奏事

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母。尸三男子於市。意林傅子御覽三百六十又三百六十一　案初學記十二御覽二百三十一並引謝承後漢書云范延壽宣帝時爲廷尉時燕趙之閒有三男共娶一妻生四子長各求離別爭財分子至聞于縣縣不能決斷讞之于廷尉於是延壽決之以爲悖逆人倫比之禽獸生子屬其母以子並付母尸三男于市奏免郡太守令長無帥化之道天子遂可其言又案百官公卿表成帝河平二年范延壽爲廷尉而謝承書載其事蓋追引之也宣帝乃成帝之誤

致王章大逆罪

比上夷狄。欲絕繼嗣之端。背畔天子。私爲定陶王。漢書元后傳上使尚書劾奏章下章吏廷尉致其大逆罪以爲

公乘輿

興京兆湖人河平中為三老

上書訟王尊治京兆功效曰昔

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㠯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群盜浸強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群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耘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吏治並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三十年莫能禽討尊㠯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

貞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為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

家爲鄉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漢書王尊傳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書奏天子復以尊爲徐州刺史

張匡

匡蜀郡人河平中爲太中大夫

日蝕對

竊見丞相商作威作福從外制中取必於上性殘賊不仁遣票輕吏微求人罪欲以立威天下患苦之前頻陽耿定上書言商與父

傅通。及女弟淫亂。奴殺其私夫。疑商教使。章下有司。商私怨懟。商子俊欲上書告商。俊妻左將軍丹女。持其書以示丹。丹惡其父子乖迕。爲女求去。商不盡忠納善。以輔至德。知聖主崇孝。遠別。不親後庭之事。皆受命皇太后。太后前聞商有女。欲以備後宮。商言有固疾。後有耿定事。更詭道因李貴人家內女。執左道以亂政。誣罔悖大臣節。故應是而日蝕。周書曰。以左道事君者誅。易曰。日中見昧。則折其右肱。往者丞相周勃再建大功。及孝文時。纖介怨恨。而日爲之蝕。於是退勃使就國。卒無怵惕憂。今商無尺寸之功。而有三世之寵。身位三公。宗族爲列侯吏二千石侍中諸曹給事禁門內。連昏諸侯王。權寵至盛。審有內亂殺人怨懟之端。宜窮竟考問。臣聞秦丞相呂不韋見王無子。意欲有秦國。卽求好女以爲妻。陰知其有身。而獻之王。產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見王無子。心利楚國。卽獻有身妻而產懷王。自漢興幾遭呂霍之患。今商有不仁

之性，廼因怨以內女，其姦謀未可測度。前孝景世七國反，將軍周亞夫以爲即得雒陽劇孟，關東非漢之有。今商宗族權執，合貲鉅萬計，私奴以千數，非特劇孟匹夫之徒也。且失道之至，親戚畔之。閨門內亂，父子相訐，而欲使之宣明聖化，調和海內，豈不謬哉。商視事五年，官職陵夷，而大惡著於百姓，甚虧損盛德，有鼎折足之凶。臣愚以爲聖主富於春秋，即位以來，未有懲姦之威，加以繼嗣未立，大異並見，尤宜誅討不忠，以遏未然。行之一人，則海內震動，百姦之路塞矣。（漢書王商傳：太中大夫蜀郡張匡，其人佞巧，上書願對近臣陳日蝕咎。下朝者左將軍丹等問匡，匡對。）

馮逡

逡字子產，上黨潞人，居杜陵。左將軍奉世子。察孝廉，爲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爲復土校尉，舉茂才，爲美陽令，遷長樂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

奏請浚屯氏河

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爲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闊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淸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爲魏郡淸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埶故穿九河今旣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理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埶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修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　漢書溝洫志成帝時淸河都尉馮逡奏言

孫禁

禁鴻嘉中爲丞相史。

治河方略

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堤閒。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堤救水。歲三萬人以上。漢書溝洫志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溢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

許商

商字長伯。長安人。治尚書。師事周堪。武帝初。爲博士。河平中。拜將作大匠。鴻嘉中。歷河隄都尉。永始中。遷詹事。歷少府。進侍中光祿大夫。綏和初。拜大司農。轉光祿勳。

駁孫禁開篤馬河方略

古說九河之名。有徒駭胡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閒。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

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絕、水則爲敗、不可許、漢書溝洫志鴻嘉四年勃海清河信都河溢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略禁以爲可開故篤馬河商以爲

趙增壽

增壽字稺公陽翟人、始中、爲廬江太守、鴻嘉初、遷左馮翊、拜廷尉、永始中、貶爲常山都尉、

陳湯罪議

不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爲罪、臣下丞用失其中、故移獄廷尉、無比者先以聞、所以正刑罰重人命也、明主哀憫百姓、下制書、罷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湯妄以意相謂且復發徙、雖頗驚動、所流行者少、百姓不爲變、不可謂惑眾、湯稱詐虛設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漢書陳湯傳

又白解萬年

故將作大匠萬年佞邪不忠妄爲巧詐多賦斂煩繇役興卒暴之作卒徒蒙辜死者連屬毒流衆庶海內怨望雖蒙赦令不宜居京師。漢書陳湯傳

涓勳

勳鴻嘉中爲司隸校尉左遷昌陵令。

奏劾辭宣

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爲職今丞相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甚誖逆順之理宣本不師受經術因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而宣欲專權作威乃害於乃國不可之大者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漢書翟方進傳

劉輔

輔河間宗室成帝時舉孝廉爲襄賁令擢諫大夫。

上書諫立趙后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漢書劉輔傳

杜鄴

鄴字子夏，魏郡繁陽人。居茂陵，成帝時舉孝廉為郎，病去官，起

爲衛尉主簿、舉侍御史、哀帝即位、遷涼州刺史、以病免、元壽初、舉方正直言、未拜卒、

元壽元年舉方正直言對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刖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直陳、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内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晻、晝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蝕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也、日蝕、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

象也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也占象甚明
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
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前大司馬新都侯
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蕃自絕猶受封土
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閒未旬月則有詔還
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顓寵過故及陽信侯業
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
列位或典兵衞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埶世所希見所
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魯爲作
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晻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
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
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
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

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漢書杜鄴傳

災異對

春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籥所以紀數民陰水類也水以東流爲順走而西行反類逆上象數度放溢妄以相予違忤民心之應也西王母婦人之稱博奕男子之事於街巷阡陌明離闕內與疆外臨事盤樂炕陽之意白髮衰年之象體尊性弱難理易亂門人之所由樞其要也居人之所由制持其要也其明甚著今外家丁傅竝侍帷幄布於列位有罪惡者不坐辜罰亡功能者畢受官爵皇甫三桓詩人所刺春秋所譏亡以甚此指象昭昭以覺聖朝奈何

不應。漢書五行志下之上

說王音

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故內無感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諭昔文侯寤大雁之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壹飯之籑而將相加驩所接雖在楹階漢紀作陛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白與內唯深察焉漢書杜鄴傳

說王商

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言奉天之道，貴以誠質，大得民心也。行穢祀豐，猶不蒙祐；德修薦薄，吉必大來。古者壇場有常處，尞禋有常用，贊見有常禮，犧牲玉帛雖備而財不匱，車輿臣役雖動而用不勞，是故每舉其禮，助者歡說，大路所歷，黎元不知。今甘泉河東天地郊祀，咸失方位，違陰陽之宜。及雍五畤皆曠遠，奉尊之役休而復起，繕治共張，無解已時，皇天著象，殆可略知。前上甘泉，先敺失道；禮月之夕，奉引復迷。祠后土還，臨河當渡，夕風起波，船不可御。又雍大雨，壞平陽宮垣。迺三月甲子，震電災林光宮門。祥瑞未著，咎徵仍臻。迹三郡所奏，皆有變故。不荅不饗，何以甚此！詩曰：率由舊章。舊章，先王法度，文王以之交神于祀，子孫千億。宜如異時公卿之議，復還長安南北郊。漢書郊祀志下：成都侯王商爲大司馬衛將軍輔政，杜鄴說商。

臨終作墓石文

魏郡杜鄴立志忠款犬馬未陳奄先草露骨肉歸於后土氣魂無所不之何必故丘然後卽化封於長安北郭此焉宴息西京雜記上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

云云及死命刻石埋於墓側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四十九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毋將隆

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成帝時爲大司馬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卽位，入爲京兆尹，遷執金吾，忤旨，左遷沛郡都尉，歷南郡太守。王莽秉政，免官徙合浦。

奏徵定陶王封事

古者選諸侯入爲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以塡撫方。漢書毋將隆傳。成帝末，隆奏封事，其後上竟立定陶王爲太子。

奏請收還武庫兵器

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藏給末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迺

賜斧鉞。漢家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漢紀作挈國威器，共其家備。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之堂。臣請收還武庫。漢書毋將隆傳

馬宮

宮字游卿，東海戚人，以射策甲科為郎，遷楚長史，免。後為丞相史司直，遷廷尉平，青州刺史，汝南九江太守，徵為詹事光祿勳右將軍，代孔光為大司徒，封扶德侯，復代光為太師，免。王莽篡位，以為太子師。

上書謝罪乞骸骨

太師大司徒扶德侯上書言：前以光祿勳議定陶共王母謚，曰：婦人以夫爵尊為號，謚宜曰孝元傅皇后，稱渭陵東園。臣知妄不得

體君臣不得敵尊而俗指雷同詭經辟說以惑誤上爲臣不忠當伏斧鉞之誅幸蒙洒心自新又令得保首領伏自惟念入稱四輔出備三公爵爲列侯誠無顏復望闕廷無心復居官府無宜復食國邑願上太師大司徒扶德侯印綬避賢者路。漢書馬宮傳

鮑宣

宣字子都勃海高城人爲縣鄉嗇夫守東州丞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復爲州從事入爲議郎又以病去哀帝初爲諫大夫遷豫州牧免復徵爲諫大夫拜司隸以罪髡鉗徙上黨平帝初繫獄自殺

上書諫哀帝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儒骨鯁

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動衆心憂國如飢渴者臣
未見也敦外親小童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
共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爲能謂智者爲不能昔
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
惑請寄爲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
竝起吏爲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爲災一亡
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竝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強
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徭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
女遮迣六亡也盜賊劫略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
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
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飢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
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
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

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迺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尸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傅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迺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眾、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或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

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爲司直、郡國皆愼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爲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甚衆、曾不能忍武等邪、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譴、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久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戇、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僻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吶鈍於辭、不勝惓惓、盡死節而已、漢書鮑宣傳、丁傅子弟並進、董賢貴幸、宣

上書

諫

復上書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訟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

何況於日蝕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迺二月丙戌。白虹虷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臧。幷合三第。尙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讎。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大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

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毣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漢書鮑宣傳

梅福

福字子眞、九江壽春人、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數上書不納、

上書言王鳳專擅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

之作也、循高祖之法、加㠯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為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㠯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㠯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為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㠯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㠯眾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埶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㠯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㠯九

九見者、桓公不逆、欲㠯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㠯不至也、昔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㠯升斗之祿、賜㠯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㠯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㠯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㠯為漢毆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㠯辟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㠯三代選舉之法、取當時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

天王齊桓用其儔亡偶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䳒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閒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

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漢書梅福傳：成帝委任王鳳，鳳專埶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爲鳳所誅，福上書不納。

上書請封孔子子孫爲殷後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忠，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

后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思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殺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埋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埋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

功、吕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吕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漢書梅福傳

郭舜

舜成帝時爲都護西域騎都尉、

上言宜絕康居

本匈奴盛時、非吕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吕失二國也、漢雖皆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伺、見便則發、合不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吕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爲中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黠、訖不肯拜使者、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故爲無所省、吕夸旁國、吕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匈奴百蠻大國、今事

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下之意，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書西域康居傳

尹賞

賞字子心，鉅鹿楊氏人。成帝時以郡吏察廉為樓煩長，舉茂材，除粟邑令，陽朔中，徙頻陽令，免。後以御史舉為鄭令，遷為長安令，遷江夏太守。平帝初，徵為右輔都尉，遷執金吾，卒官。

臨死戒諸子

丈夫為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汙坐臧。慎毋然。漢書酷吏傳

申咸

咸，東海人。成帝時為博士給事中，哀帝初以毀薛宣為宣子況

客楊明遮斫於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尋坐理師丹貶秩二等

上書理師丹

丹經行無比自近世大臣能若丹者少發憤懣奏封事不及深思遠慮使主簿書漏泄之過不在丹以此貶黜恐不厭衆心漢書師丹傳廷尉劾丹大不敬事未決給事中博士申咸炔欽上書言

龔勝

勝字君賓彭城人成帝時爲郡吏三舉孝廉再爲尉一爲丞州舉茂材爲重泉令病去官哀帝即位徵爲諫大夫遷丞相司直進光祿大夫守右扶風復爲光祿大夫除勃海太守謝病免復徵爲光祿大夫元始中策遣歸鄉王莽篡位遣使再徵閉口不飲食卒年七十九

朱博傳晏趙玄罪議

春秋之義姦以事君常刑不舍魯大夫叔孫僑如欲顓公室譖其

族兄季孫行父於晉，晉執囚行父以亂魯國，春秋重而書之。今晏放命圮族，干亂朝政，要大臣以罔上，本造計謀，職爲亂階，宜與傅玄同罪，罪皆不道。漢書朱博傳彭宣等奏請詔謁者召傅玄晏詣廷尉詔獄制曰將軍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諫大夫龔勝等十四人以爲

王嘉罪議

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漢書兩龔傳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勝獨書議云云

嘉備宰相，諸事並廢，咎由嘉生，嘉坐薦相等微薄，以應迷國罔上不道，恐不可以示天下。漢書王嘉傳　案此與兩龔傳互有刪節故並錄之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貴筑王毓藻校刊

全漢文卷五十終